



美丽的
爱情

台湾

乔楚

汽球

美丽的爱情汽球

乔楚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陈虹

封面设计:黄玲

彩虹系列

美丽的爱情汽球

作者:乔楚(台湾)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内蒙古自治区新华书店经销

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 128千字 6印张

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204-03183-0/A·542

定价:9.80元

第一章

“叶英伦，你再下来，我真要跳楼了！”

危言耸听向来是夏雪勤最拿手的，一遇上麻烦事就来上一句：“我不要活了，活着一点意思也没有。”然后第二天又苟且偷生。

她这种人死了，人间也未必会太平，因为她会当阴魂继续危害男人。

“从一楼跳下去？”叶英伦笑说。

“你马上到我这里，听到没？”夏雪勤鬼吼鬼叫的。

“跟鲁公子触礁了？”她猜。追雪勤的人很多，条件好的也不少，但没有人真正赢得雪勤的芳心，原先，她满看好鲁公子的，怎知他也被三振了。

夏雪勤读高中时有个外号：麻辣妹，不仅因为她嗜辣如命，更因她五官呛辣、身材火辣、个性泼辣。那时，好多男校的男生心仪她，千方百计要接近她，不过，满地少男心，没一个完整。

“我做鬼，第一个不放过的人就是你。见死不救！”

“算我怕了你。”叶英伦咬着牙说。雪勤的蛮横，恐怕连鬼见了都发愁。

“那……老招，我当你妈打电话请事假。”这招从高中跷课起沿用至今。

“我那对恩爱的爸妈出国去了；对了，到底是什么事？这么十万火急地召见我？”

“电话上说不清楚，你来，我再告诉你。”

“卖关子？如果是感情的事，看我不剥了你的皮。”叶英伦有言在先。

“笑死人了！我会为感情的事寻死寻活吗？”

说得也是。还没有男人治得了雪勤，或让她烦恼过，尽管那些男人对她好得不得了，只要她开口，他们连天上的星星都会摘给她，可是，温柔、体贴对别的女人或许效，对雪勤却起不了化学反应，相反地，她对这些新好男人弃之如敝屣，一点也不觉得可惜。

真不知她要什么样的男人？多金、英俊、潇洒的男人不是没出现过，她就是不来电，看来，她的电流不是普通微弱。

雪勤说过，她这辈子是独身定了，因为，在看过那么多男人后，她发觉男人都很下流，脑子里只想上床。

这是怎么说，她才会明白？两情相悦后做那种事是很神圣的。叶英伦嘴边挂着浅笑，自己是过来人。

“喂，你在想什么？到底来不来？”夏雪勤叫嚷着。这女人常常分神，八成又想她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。

真受不了英伦，宝宝都两岁了，跟她老公还像在热恋。

“来，我哪敢不来，等会儿见。”叶英伦挂上电话。

不是感情的事，会是什么事？她想，绝对不是大事，可能又是无病呻吟。走进雪勤的窝，给人一种很舒服的

感觉，会寂人不想出门。叶英伦抱起雪勤目前的男友公猫“饭团”，“雪勤，你该改行，从事养殖业，一只猫也能养得像头猪。”饭团胖得离谱，站着都成问题。“它已经在吃减肥餐了，只是没什么效果。”夏雪勤递给叶英伦一杯冰凉柠檬汁。

叶英伦啜一口，“猫也有减肥餐。”

“是我的减肥餐，分给它一些。”

“你又不胖，减什么肥？”叶英伦瞄了雪勤一艺眼，身材好得不像话，会喷火。

夏雪勤挺挺胸，“这里，大了点。”她考虑学桃莉芭顿做缩胸手术。叶英伦笑了笑，“不会啦，男人都喜欢那裹有点肉。”

“少心了！”雪勤没好气他说。最受不了男人盯着她的胸看，眼球还会凸出来呢，不要脸，他们在想什么她会不知道？真想给他们几个左勾拳。

“怎磨会心？我讲的是实情，上星期的，女人有话说做了一份问卷，问男人在不在乎女友是洗衣板？结果呢，百分之九十都希望女友有对大奶球，原因是做起那种事来，双手才有事做。”叶英伦用手肘抵了抵雪勤，“你已达到百分之九十男人的标准。”

“难怪有人说结婚后的女人百无梦忌，什磨话都敢说，你哟……”雪勤扮了个鬼脸，“嘴巴越来越不乾淨。”

“我是为你着想，让你对性爱有健康的认识，不要再那磨排斥，那种事是感情的一部分，很自然的，不像你所想的那样污秽。我都不知道要怎么说了？等你爱上一个

人就知道了。”这事只可意会，不能言传。

“我看我是不可能爱上男人的，男人都是急色鬼，过个马路就想牵你的手，送你到家门口便想来个吻别，尤其是独处的时候，一点安全感也没有，总觉得会被侵犯。”雪勤摇头。都怪夏妈妈，给她一个呼之欲出的上围。

“不是所有的男人都那样，总会有例外的吧。”叶英伦想，唉！我老公就不会。

“是有啊，坟墓里的人，柳下惠。”雪勤耸耸肩。

“说不定是勾引柳下惠的女人长得太抱歉，所以他才不举。”

“去你的！”雪勤拍了叶英伦的背一下。

“喂，别乱打，我可是有孕在身。”

“你不是说生小孩痛死了，不再生了。”

“他不喜欢戴安全帽，所以……你不知道，那然时候，身体不听使唤。”她红着脸。

“我是不知道，你也不要告诉我你们的闺房之乐。”雪勤板起脸。也不知为么么，对男女之事她有说不上的畏惧，就是无法以成年人该有的态度看待它，连谈起来都令觉得灵魂被污染了。

她为什么这么病态？唯一合理的解释，前世，她是尼姑或修女吧！

“我只是告诉你，老友找到幸福了，希望你也赶快加入幸福的行列。”

“我想，不幸还来得比较快。”雪勤叹口气“找你来，就是为了这事。”

“什么不幸的事发生？”叶英伦紧张地问。

“还没发生，但我有第六感，觉得危险向我逼进。”雪勤认真他说。

“你是感应到大地震？还是中共要犯台？”叶英伦给了她大白眼。

“我跟你讲真的，你却不当一回事！”她不满地说。

“好！你说，你说，是怎么回事！”叶英伦放下杯子。

“最近，有人在跟踪我……”她蹙着眉说。……叶英伦打断她的话，“像你这样的美女，当然会有人为了想多看你一眼，而跟在后面。”

“那个男的不像爱慕者，我觉得他是要来杀我的。”她咬了一下唇。

“不会吧？”叶英伦的脸马上刷白，“你如何得知，他是要来杀你的？”

“以我对杀手的敏感，我肯定他是一流杀手。”她生长在黑社会，对杀手自然有不寻常的敏感度。

“你跟谁有深仇大恨？”雪勤不过是常辜负男人，这……会是哪个男人，这么没肚量。

“我想，可能是我爸的仇家。”她爸是云龙帮帮父夏鼎年。

“可是，你们早就断绝父女关系了。”叶英伦低呼。夏鼎年年轻时是个狠角色，现在表面上不过问江湖事，但却在暗地里遥控非法行动，是警方急着想定罪的头号坏人，可是苦无证据。

“我和他终究有血缘关系啊。”雪勤无奈地说。她一

直不明白，大哥和二哥先后遭人暗杀，父亲为什么还不收手？难道，要等到她和弟弟也步上同样的命运，没人为他送终时才醒悟。

“唉，祸延子孙。”叶英伦难过他说。冤有头债有主，那些寻仇的人动不了夏鼎年，却找上地的家人、可怜的雪勤，这次轮到她了。”

“唉，这事没凭没据，报警也没用，所以，想向你借样东西防身。”

“枪？你不会有胆开的。”雪勤连蟑螂都不敢踩，何说是杀人。

“我借的是你老公，可以吗？”英伦一直在她面前吹嘘疾风竟多厉害，简直到了刀枪不入的地步。

“疾风他手上有案子，可能没办法。”叶英伦满脸歉意。突然，仔想到什么，大叫一声：“唉呀，我怎么把他给忘了。”

“他干什么。”雪勤问。

“劲草，疾风的换贴兄弟，杀手的克星，他保护你，我就可以放心了。”

“他可是要住在我这儿，我不要不三不四的人喔。”要不是还不想太早睡到天父旁边她也不会要男人住到她家。原先，她指望英伦的先生，不仅因为疾风武艺高强，更因不会对她不轨，现在，只希望劲草是位正人君子，要是同性恋就更理想了。

“你就是脱光光，他也不会有反应。”她是这样看劲草的。说不定，他还是童子军。

“他是同性恋？”雪勤好奇的问，心想愿望还真容易实现。

“不是不是，请他不容易，别说你没两千万，他也从不接女人的案子。”难题出来了，死求活求有用吗？他那个人……

“他有病？被女人咬过？”雪勤悴了一口。

“不知道，他的事我都不知道，只知道他不好说话。”三年来，劲草虽常来家里吃饭，但她和他去说不到几句话，所以并不了解他，只觉得他很酷，酷毙了。

“那……后事拜托了。”她垂下头。

“我不会不管你的，请不动他，我来保护你。”叶英伦拍拍她的肩。

“你行吗？”她怀疑的挑高眉，“我可不想让疾风失去爱妻。”

“别小看我，三年前的午夜兰花是我抓到的。”叶英伦大声说。

“午夜兰花不过是个变态，现在要对付的人是职业杀手，你应付不来的。”她搂叶英伦的肩，“我知道你的心意，但我们不要做无谓的牺牲。

叶英伦哑然。雪勤说得没错，她三脚猫的功夫，抵不过一流杀手的一根指头。

“如果那个叫劲草的，真的能保护我……”雪勤眨眨眼。

“你想怎样？”叶英伦问。

雪勤一脸奸诈模样。“去他象作客。”她轻松他说。

彩虹系列

“他会把你再出来。”

“他会对你女人动粗？”她瞪大眼睛。

“不知道？也许不会，”叶英伦摇摇头，“也许会……”

劲草不太像会怜香惜玉。

“反正，我是赖定他了。”美丽的脸上有一丝贼笑。谁能拒绝送上门的美女？

叶英伦的目光在夏雪勤脸上流转。冷酷的劲草遇上火辣的雪勤，会引发什么样的战事？她好期待。

执化北路巷内的一家法国餐厅。

“劲草，夏雪勤。”叶英伦介绍。她接受老公的意见，请劲草和雪勤吃饭，让两人先认识对方，做个朋友。

“你好。”雪勤极大力地说。劲草比想像中英俊，不过，却给人一种难以亲近的感觉，好像很不乐意看到她似的，她坐在他对面，他却连正眼也没瞧过她，只是一直侧着脸听疾风说话。

也许是她太漂亮了，他不好意思看。她这么告诉自己。

劲草转过脸时愣住了，这女人有双该死的茶色眼珠！很快地，大概不超过三秒，他微微点了一下头，“你好。”

这场面好像在相亲，叶英伦笑在心底。他们两个……可能吗？雪勤不好伺候，劲草又不会哄女人，这两人要在一起，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。

“雪勤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们上高中的时候，可疯狂了，什么事都敢做……”叶英伦滔滔不绝他说，“后来，我考警校，她去巴黎学服装设计，直到去年才回来，我们有

六年没见了把？”她简单带出雪勤的一小部分档案。

“对呀，好快，高中不过像昨天的事，怎知一眨眼，你的变化最大，为人妻母了。”雪勤微微一笑，“疾风，难为你了，她可是母老虎一只。”

“哈，我是很好的驯兽师。”疾风深情地看着叶英伦。她的温柔，只有他知道。

“说我母老虎？那你呢？要不要说出你的雅号？”龟笑鳌无尾，她还白叹弗如。

“你敢！”雪勤拉下脸。什么麻辣妹，那是那些追不上她的男生取的，说她像麻辣锅，让人想吃却又烫舌，去他们的！全是欠骂的东西。

“我现在不说，反正，以后你们就会知道。”叶英伦把握他说。她老公，会从劲草的口中得知……而劲草，是下一个受害者。

劲草的脸上稍微起了变化，两道浓眉向中间靠。日后他为什么会知道？叶英伦在搞什么鬼？会不会是想牵红线了一股寒意从心底冒起，劲草突然感到窒息，那种压迫感又来了，他几乎没办法呼吸。他猛地喝下一大口冰水，好冲开喉间的阻塞。

该死！那个女人在看他。这里的灯光不怎么亮，她应该没看到他的不对劲，可是，她的服里询问。有关怀……劲草冷冷地望着她，不需要她多事。

什么嘛？雪勤被瞪得莫名其妙。这个人明明在发病，她好心地想帮他，不领情就算了，还给她冷眼。真是的，他有一副驴肝肺。

不对，他有病，那怎么保护她？万一在她危急的时刻，他凄巧发病，那他们不就是同年同月同日死。不行，不行，她不能给他占这种便宜。

“英伦，陪我去补妆。”雪勤站了起来。

“喔。”叶英伦放下餐巾。她大概有话不方便说。

在两个女人离去后，“疾风，你很不够朋友！”劲草怪罪他说。

“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身不由己，老婆大人交办的事，我不敢不从。”疾风一脸无辜，“我告诉过英伦，你不一定会答应，可是，她怎么也要你。”

“仲渊封你是惧内俱乐部会长，可一点也没冤枉你。”劲草摇头，“服了她，居然想为我做媒。”他对那个女人没意见，老实说，她长得真美，令男人一见倾心，只是他的心是一潭死水，不会流动。

“你想到哪里去？”疾风咧嘴笑，“我们只是要请你保护她的安全。”“保护她？”他疑惑地挑高眉。

“她父亲的仇家找上门了。”疾风顿了顿，“她父亲是夏鼎年。”

这个名字说明了一切。“找别人吧，我从不做女人的保镖。”他不会为她破例。

“我也是叫英伦死了这条心，待会见她们回来，你自己拒绝吧！”

“嗯。”劲草闷闷他说。

“那两个女人怎么去那么久？不晓得又在商量什么？”疾风小声他说，“我看她们不会放过你。”同是帅哥，

劲草受女人欢迎的程度不亚于他，更何况他没有劲草的酷，那种受理不理的帅劲，可吊足了女人的胃口。可是，有时劲草的冷漠令女人却步，也教他这个做兄弟的担心。里人跟女人一样，少了爱情，就像失落了什么，成功时没人喝采，失败时也没人安慰，只能独自承受。

唉，那段已过去那么久了，没想到劲草的爱情也在那时埋葬了。疾风的心沉了下来。再也没有女人能融化劲草脸上的冰霜？

“不放过我？”劲草不以为然地冷笑。

“我老婆是个到了黄河心也不死的人，而能跟我老婆做密友的人，我想也差不到哪里去，听她说，来杀她的人是一流的杀手。”疾风说。老婆有懿旨，成败他要负一半的责任。

“喔。”劲草面无表情他说。

“请不到你，就在劫难逃罗。”疾风惋惜他说。“红颜薄命。”

“不要演戏了，我是不会改变心意的。”他明白地说。

“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好不好？”疾风一脸苦相，“你忍心看你兄弟被他老婆扒皮了。”

“忍心呀。”他要笑不笑的。

“你发发慈悲，人家正值大好时光，又貌若天仙，还会烧饭、煮菜、洗衣、打扫、做衣服，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女孩。”疾风一口气说着。

“不用说了，你们找别人吧。”他回答得非常肯定。

吃完了这一餐，他和夏雪勤不会再有任何的牵连，她

是生是死都与他无关。

夏雪勤是个有茶色眼睛的女人，他的心又开始作痛。回来的时候，桌上已有四盘开胃菜和海鲜浓汤。夏雪勤从香奈儿皮包里取出一个小袋子，封口打开后，在盘里和汤里洒下红色粉末。

“辣椒粉。”疾风好奇地问。

“嗯，我喜欢吃辣，要不要来一点？”每一餐的每一样菜，她缺辣不可。

疾风咋舌，“不了，我吃原味。”她放得不少。

席间，大家都很安静地吃东西，可是，每个人心底都有一肚子事。随着咖啡的到来，叶英伦首先开口，“劲草，你最近不舒服吗？”雪勤告诉她，劲草有呼吸不顺的现象。劲草喊她嫂子，她理当关照他，一个大男人身边没有人，是不会照顾好自己的。

“没有。”劲草回答得很快。那个女人是大嘴巴。

“有些疾病，你不当它一回事，久了就难治了。”夏雪勤突然冒出这些只有劲草听得懂的话。

劲草眉毛微蹙，瞟了她一眼，不说话，因为说话等于招供，但他真的不舒服。

“有些病症的确是要早期发现，早期治疗。”疾风完全不如状况地附和。

真想踢疾风一脚。劲草暗骂“大白痴”，把自己兄弟给卖了，还在数钞票。

“对呀，像什么肿瘤，还有不明原因的感冒，这些大意不得。”雪勤微抬下巴。好奇怪！她突然发现，她有点喜

欢挑衅那个“急冻人”，大概是因为他到现在都没给她好脸色看，这对她可是羞辱呢。

不要说她没得罪他，很少有男人不把她的花容月貌看在眼里。果然如英伦所说的，她就是一丝不挂在地面前，他也不会有冲动。

这种男人算不算正常了夏雪勤呆呆地看着劲草，觉得有点可惜。

“劲草，夏小姐想请你帮个忙……”叶英伦笑吟可掬他说。

“没得说。”他不留余地，有种报复的快感。

“听我把话说完嘛！”叶英伦急得想哭。

“我都说了。”疾风轻声地说。老婆大人的样子，他看了就难过。要不是前些日子，他接下出国保护总统的任务，现在老婆也不用低声下气求人。

偏偏，劲草又是铁打的心肠。

“雪勤有生命危险，你们已经是朋友了，你不能放手不管啊。”叶英伦双手合十的拜托。再不行，她可能就要下跪了。

“哪有这样硬塞的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做女人的保镖。”劲草为难地看了疾风一眼，后者给他一个“答应她吧！”的嘴型，他有被孤立的感觉。

“女人犯着你了么？”雪勤气不过。虽然，英伦再三警告她，要她当作在看戏，不要动怒，可是，英伦都已经求他到这种地步了，他还坚持已见。

这人不是太有原则，就是太不够朋友。

♥ 彩虹系列 —————

“你想知道？”劲草的两道目光像箭矢，几乎可以撂倒一个人。

“对！女人真那么一文不值？”她迎上他的目光，没有闪躲。

完了！完了！叶英伦一副快昏倒的表情：雪勤休想劲草会保护她。

很好！疾风的嘴角微微上扬：搞乱劲草的女人出现了。

“女人是最不理性的动物，她会破坏游戏规则，让自身和保护她的人陷入险境，这是我的经验。”劲草的眼中闪过一丝痛楚，没人发现。

“如果我说，我不会不理性，会很听话，你会不会保护我？”她投其所好。

“不会！因为你不会是听话的女人。他淡淡地说。”

叶英伦笑出声，“这一点，他没说错。”生死的事，最好不要有任何隐瞒，否则会造成判断错误。所以，她希望劲草是在知悉一切的情况下，保护她那个折磨人的朋友。

“好吧，我承认，刚才想蒙你是我不对，这样好了，要不，你推举一个有能力、很有水平的也行。”她设下的圈套一个接着一个，就看劲草跳进哪一个。

劲草沉思片刻，“很抱歉，没有你要的人。”城市猎人里，有能力的人不在少数，有水平的却少之又少。走上这行业的人，谁都不能肯定自己看得到明天的太阳，所以，有些没的白制力的，会对美丽的委托人施暴，图的是一时的快乐。